P.S. 我不想受到太大的局限，所以在创作本文时并未回顾原作。任何与原作设定、情节相冲

突的部分，一律作平行世界处理。

短篇 UTOPIA

……掌心的小小乌托邦啊，

请永远闪耀吧……

我总喜欢来这儿散心，不为别的，这些日子里就算只是发上一会呆也是奢侈需求。

黄昏的微风拂过毛发的感觉总是万分惬意。没有什么人会到这里来，甚至还能一个人霸占一整张木质长椅。双手枕在脑后，嘴里叼一根随手扯来的草茎，看着阳光悄悄爬过枫叶的缝隙，和着满眼的金红，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燃烧。火的世界，思想会变得通透而不失深邃，心灵会在平静中涌起激流，平日里不常有的绝妙点子就像夕阳在林间投下的斑驳树影一样唾手可得，正适合我这样的家伙享用。

但今天的火焰却前所未有地令我感到焦灼，就好像空气中令人安宁的元素被谁悄悄剥离了。几片枫叶安然地飘过，在空中俏皮地打了几个旋。我伸手抓住一片，盖在脑门上。

红色，金色，橙色。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为什么枫叶不能他妈的来点蓝色？

就是那种……淡蓝色。像秋季清晨高远的晴空那样澄澈，像深山穷林幽深的潭水那样宁静，像大陆边缘广袤的海洋那样旷达……像……像他一样。

小小的淡蓝色的影子在满眼的金红中显得愈发清晰。啧，明明平日里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些天不知为什么老是躲着我走。课间里也老把头埋在自己精心打理的小小手记里，我一凑过去就跟触了电似的把桌面上摊开的东西猛地扫进怀里然后扭过头去，就是问了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倒像极了他平时的样子。而且上课的时候居然还少有地打起了瞌睡……

可恶，可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猛地支起身子，把嘴里嚼得稀烂的草茎吐在路边，愤恨地给了椅子靠背一记重锤。

“咚！”

嗷——！

一边吃痛地揉着右爪，一边整理着缠作一团的思绪，一时间完全搞不清自己到底进入了一种怎样的状态。拍了拍身上沾染的尘土，我站起身，正要迈开步子——

有什么东西停住了。

风停了，枫叶不再沙沙作响。阳光似乎被吓得停住了脚步，就连空气中流转的淡淡的尘埃也驻在了原地。

就好像……整个世界被装进了一副画里。红色和橙色是不羁的涂抹，淡金色是轻柔的点染，明黄是细致的描摹，天边被夕阳烧融了的云层是流淌的黄金，一层层叠满了赤红、金橙和淡黄，精心砌成的青灰的石板路一直延伸到画面的尽头——最后一点残阳拽出一道道亮眼的线，将整个画面收束其中。

但还有一个声音。

或者，还**剩**一个声音，空灵、悠远，像是穿过了深海、密林和苍穹，在我的耳边回响。就像……一首诗。

……

我曾踏过被六十一只蚯蚓光顾的息壤

与五十八滴悲怆的泪

汇成的涓涓溪流

追逐过被阳光

第一次亲吻的蒸腾的水雾

在小小的潭里

溅起四圈淡淡的涟漪

以及被七十六股流浪的风卷起的

在比夜更黑的夜里

三十三颗飘荡的火星

将我十五分的热忱

与八十九分的崇敬

献给永恒的时间与空间

让地、水、气与火

凝固在掌心

小小的乌托邦啊

请永远闪耀吧

……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纤细、轻柔，却带着一丝坚决与热情。

想抬起手，在那仍然凝固着的空气与沉寂着的火焰之后，被夕阳温暖的光线笼罩着的某处，一定有个蓝色的影子在等着我。

微风拂过，几片枫叶飘然落下，与阳光中流转的尘埃一道跳起了一支简约的舞。

“浦……浦昼？你怎么——”

空气再次开始流动，熊熊的烈焰烧红了半边天，但那份安宁回来了。

然后，眼看着他要被那精心砌成的、掩盖在厚厚的落叶下的石板路绊倒。身体比大脑先一步做出了行动，一个箭步上前，猛地把面前小小的蓝色影子紧紧拥进怀中，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味道一如既往，还带着点泥土的芬芳。

“浦——浦昼？”这一次，声音里多了一丝令人无比快意的羞怯，但没有挣扎，反倒能感受到对方小小的身体瞬间放松了下去。

“诗不错，是谁的作品？”我问。

“啊——那个！是……是我自己写的……”猛地从怀中挣脱而出，他有些扭捏地望着我，双爪绞在身前，躲过我的目光。

哎呀，傍晚的天空烧起的两片红霞，倒是和此情此景相当般配。

“意象的选择，嗯……是古希腊的四元素说？把世界收纳于掌心是个好点子。”我笑道。

“你……全都听见了？”两片红霞烧得越发旺盛，声音弱的甚至比不上那再度吹起的林间的微风，似乎还带了点小小的心虚的意味，像是在隐瞒些什么。

“当然啦，这些天瞒着我就是在研究这些东西嘛——”刻意拖长了尾音，要是能引起这家伙沉寂在心灵深处哪怕一微克的良知也好，“我能感受到一些……但这首诗想要表达的是……？”

为了不太为难他，抛出了一个对于我来说很奇怪的问题。但要是现在就开始自说自话的解读的话是不是就太没礼貌了啊……思绪游移开去，我的目光飘向远处，在那石板路的尽头，最后一滴残阳从大地的边缘渗了下去，天空换上了套缀着点点银砂的深蓝晚礼服，还缀着一道金橙色的镶边。

他突然来了精神，用比刚才高了不少的声音——但依旧没多响亮，想必是怕划破了这新生的宁静的夜——

“嗯——我想抒发我对这个世界的爱！”

但那腼腆的笑容并没有办法暖化入夜后渐渐变得刺骨的空气。风吹过，激得我直打哆嗦，枫叶也随着在树梢间颤抖。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任何一个有理智、会思考的人，都不会用这样虚假的想法来写一首诗。如果，如果——哪怕他有睁开他的眼睛，看哪怕一眼，只有一眼！

或者他看了，然后用某种方法欺骗了自己。就像那些把虚幻之物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的懦弱之辈一样。

失望。

我想张嘴说些什么，但话语就像被冻在了喉咙深处。风停了，枫林也不再燃烧，只剩冷——纯粹的冷，就连脚下的落叶也被冻上了一层薄薄的霜。

“就这样吗？”我问，努力地用上自己最昂扬的语调，但没有用。一个字又一个字，像冰渣一样洒在地上。

“浦昼。”这一次，声音意外地变得严肃，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然后却突然忍俊不禁般漏出了一声小小的笑。

“我能坐在你旁边吗？”不等我回答，他便轻快地在我的身旁落座。似乎是嫌坐得还不够近，又悄悄往靠近我的方向挪了挪，然后自然而然地挽住我的臂又紧紧握住我的爪，脑袋轻轻靠在我的肩上。

他的手……短而细密的毛发的触感异常的柔软舒适，而且……出奇的暖和。就好像那具小小的躯体里藏着一座巨大的熔炉——即使照理来说，在我们这个年纪每个人都至少是5.8\*10^18焦耳这么多的能量——他一直是这样，羞涩、腼腆，却带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决心与热情。

至少，面前可能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解释等着我。

“今晚是观星的好时候！”他好像异常地兴奋，脑袋我的颈项间不安分地蹭来蹭去，“浦昼，你知道吗……”

“在这样的夜里，我只需要抬头——发生在地球表面那薄薄的一层上的任何事情都不再重要了。”

我无言。在我的头顶，比那枫林高、更高、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方，璀璨的星河横跨苍穹。

“我们这里还处在银河系的‘蛮荒地带’——如果再往里去一些的话，那天空才真的叫’燃烧’着的啦！”

“那里有全宇宙范围内都能看见的耀眼闪光，还有高速旋转的脉冲灯塔，创生之柱上闪耀的新星的诞生，在巨大黑洞的牵引下恒星的死亡华尔兹——”

“这种事情，任何一本天文学入门书籍都能告诉你。但当你真正凝视着夜空的时候，靠着想象的翅膀，那种感受与刻板的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他突然站起身，双手作铳状，直指那苍穹之巅。

“宇宙已经触及到了理性所能造就的美的极致，而我要做的事，就是用诗意与感性的美重塑这片广袤的星空！”

“浦昼，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

“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笔，在理性与感性的辉映下照亮整个宇宙！”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事情根本算不上什么啦！”

他长舒了一口气，好像把胸中淤积多时的一股劲终于彻彻底底地放了开去。然后好像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刚刚说了一长串何等中二的台词，脸噌地一下又变得通红，双手捂着脸又坐了下来。

“总……总之就是这样啦。不论如何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帅的？”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真真切切。但……

“但星星……总是太过遥远……”

遥远得令人害怕，就好像只身一人在广袤的星海中一点点地下沉。星光固然璀璨，终究需要跨越千万光年的旅途。最后，只剩下一点点迫近的，‘比夜更黑的夜’……那是被绳索搅碎、被碾成粉末，风吹过便化为空中的一缕缥缈的烟散于无形的美好的梦的残迹。我依稀记得我曾小心翼翼地把那闪着光的物件捧在掌心，直到有一天。

“……太过缥缈。那样的痛苦——”

“我知道，浦昼。”他打断了我的话，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能感受到来自他身体里的那座巨大熔炉带来的暖流，让我能勉强在这寒冷的夜里再撑上那么一会，“我都知道。每一夜每一夜，我都和你一样。所以……”

他竖起食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等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再把这部分内容告诉我吧。但在此之前，不要再去回忆那种事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脑海中的美好蓝图来运作的。”他苦笑，一直凝视着我的双眼。

“很不幸，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非常‘幸运’地睁开了我们的双眼，看到了这一切。我可以理解，正常人肯定都不可能承受这种事情的发生，愤怒也好，恐惧也好，崩溃也好，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但是，看到了是一回事，心怀‘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酝酿什么气贯长虹的话语。

“所以呀，这颗漂浮在宇宙中的小小的蓝宝石还是需要我们的，不是吗？”

“你知道的，在我们这个年纪每个人都至少是5.8\*10^18焦耳这么多的能量……”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但火把如果举起来的话——”

“我们一定能点燃黎明的天空的！所以，浦昼，你要相信我喔。”

“不像我，你的名字里寄托着从水边亮起的黎明——能把光芒传递给全世界的你，如果能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能成为大家的希望吧！”

他不再说话了，又把脑袋靠在了我的肩上，双眼微阖，一副无比享受的模样。

夜仍旧是刚才的夜，但那满天繁星却从未如今夜般离人间如此之近。它们低低地垂下穹顶，悠闲地在风中摇曳。让人禁不住想抬起手摘下一颗来捧在掌心。

“可别在这里睡着了，会着凉的。”我拽了拽他的爪子——依旧紧紧地与我十指相扣——他猛地弹起身子，抱怨道：“好不容易找着机会，让我靠一会也不行吗！”

“啊！对了！”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猛地一拍脑门，“我都给忘了，真是的——”

他不知道从哪拽出来，一个……一个……那是什么东西？一只萤火虫？还是一瓶萤火虫？或者是……？

我答不上来。

幽幽的光芒照亮了他激动的面庞。在他的手心，捧着一枚小巧圆润的明珠，那显然就是光线的来源。

“这个送给你！”他有些兴奋，却小心翼翼地捻起那系在珠子上的精心编成的淡蓝色结绳，穿过我的后颈，悉心地帮我把那颗明珠挂在胸前。还不忘左右看看，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在我们一起把你的梦一点点修补好之前，我掌心中的乌托邦就暂时交由你来保管啦！”

他随即莞尔一笑，用唱着歌一般的调子念道：

无限的辽阔之底

闪着一颗晶莹的星

你说，那就是

我们的计程碑吗？

“不过那肯定不只是星星那么简单啦，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好奇地将那颗“晶莹的星”小心地捧起，凑到眼前，然后，我看到了——

白色是消散又凝聚的云层，蓝色是干涸又奔涌的海洋，绿色是腐朽又滋长的森林，黄色是崩裂又合拢的大地——一颗宝石静静地漂浮在深蓝色的星空之中。还有那从天际线上那冉冉升起升起的太阳，缀在月牙似的地球的剪影上，像是银白色的婚戒上镶着的一颗闪着火彩的钻石。而在那阳光无法顾及的阴影里，纵横交错的火焰编织成网，耀眼的橙红色光芒冲天而起——就像站在阴影的每一个人都高举着他们手中的火炬，想要点燃头顶黯淡的天空。

掌心的小小乌托邦……吗。

“怎么做到的？”我将那小小的水晶球紧紧地握在掌心，感受着其中传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温度。

“如果我说是‘魔法’的话，你会相信我吗？”他俏皮地吐了吐舌，向我使了个眼色。

可恶，这种时候居然还摁着盖子不放手。

“所以，作为补偿……”话音未落，他突然猛地向前一扑，用吻部轻轻碰了碰我的鼻尖，“好啦，快回家吧，时候也不早了！”

我愣在原地，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很烫，非常烫，就像那时他的脸上腾起的两团耀眼的红霞一样。

“喂，都到这个点了不如就跟我一起回去吧——正好我家住的也近——”

“唔，没……没问题吗？！”

就好像……那飘散在空中的烟尘，又重新凝华成了闪着光的碎片。也许想要完全补好会很困难，但我还有的是时间。

和他一起。

To Be Continued…？

2019-10-1

凌晨，于家中

注释及一些想法：

浦：

1.水滨

2.指池、塘、江河等水面 。

如:浦月(谓江河水中之月);浦屿(水中小岛)

3.江河与支流的汇合处

苍：

1.青色（包括蓝和绿）：～松翠柏。

2.指天或天空：上～。～穹。